

润物无声 人文中国

十三讲

范玉吉——主编

润物无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润物无声 人文中国

十三讲

范玉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润物无声:人文中国十三讲/范玉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301-28974-7

I. ①润… II. ①范…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8409 号

书 名 润物无声——人文中国十三讲

RUN WU WU SHENG

著作责任者 范玉吉 主编

责任编辑 尹璐 朱梅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97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dyy_2005@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021-62071998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69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人文中国是继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法律学院合作开设的法治中国课程后，由我校原人文学院（2017年5月改名为“传播学院”）开设的又一门旨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全校公选课。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底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呼唤。

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指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就在于“把根留住”。中国梦不是空想，原因之一，其梦有根。根，维系于民族精神，滋润于“慎终追远”。无论历史多么遥远、岁月如何蹉跎，无论社会怎么变革、如何转型，都不能除了根、丢了魂，都必须把根留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到对制度文化的批评，时至今日，重树文化自信仍是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仍然有人怀疑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更不必说中华文化具有的世界意义，某些西方政治家甚至讥笑我们“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毋庸讳言，习惯向西方学习，照搬国外经验，缺乏文化原创的自觉，在中国的确存在，而且具有某种普遍性。这种思维惯性阻碍了我们形成应有的文化自信，使我们失去了“发现美的眼睛”而变得妄自菲薄。但是，放眼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提升，14亿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我们完全

2 可以自豪地说，这些“奇迹”都是在不断延续着的中国文化的支撑下取得的，这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抱有自信和希望的根本所在。

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有必要在自知和自信的基础上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等普遍价值，精彩纷呈、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化样式，传播给全世界全人类。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高校，让大学生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接受中华文化基因的熏陶，热爱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继而走向世界，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意义深远而重大。

我们深深地感到，在青年学子的课本里，应该把中国古代经典留住，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激活我们的文化基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古为今用，可以增强我们民族内心的动力、强身壮体的抗体和慎终追远的定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大学教育的真正使命是回归本原，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我校也与时俱进，对接社会需求、把握教育规律，为解决学生全面发展与专业培养之间的平衡问题，学校党委在广泛调研与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定于2017级法学专业本科生中试行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现已在原人文学院与法律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我校第一任校长、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时任司法部部长为民主爱国人士史良先生）、著名法学家、书法家魏文伯先生名字命名的“文伯书院”，旨在通过一年的书院学习，依托“导师制”“社区制”等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培养机制，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构建以人为本的成才体系，培养综合素养高、专业知识过硬、学习实践能力强，堪称“社会中坚、专业精英”的青年人才。

传播学院为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主动跟进中央和上海市委部署要求，积极响应我校书院制改革下的通识教育、全人教育推进工作，以开放的视野和创新的思路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为此，学院党政班子花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整合新闻学、汉语言文学、文化产业管理等不同学科的13位优秀教师、专家、学者，结合专业特色，通力合作，撰写讲义、集体备课，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系列讲座类“思政课程”——人文中国公选课。

中国文化内涵深厚、博大精深，既有物品文化，如熊猫、茶叶、餐饮、瓷器等，还有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如中国风俗、中国道路等，更有中国文

化的价值取向,包括中国的伦理、哲学等。人文中国课程立足思政教育“广深活实”的四维路径,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视角下,研究中国文化发展脉络和当今中国文化的活力,使大学生更加明确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必然。本书共有十三讲,具体是:王晓骊教授主讲的“山水诗词中的‘自然’情结”、侯迎华副教授主讲的“唐诗金曲排行榜”、朱宏伟博士主讲的“乡土中国与鲁迅的启蒙:以《阿Q正传》为中心”、杜素娟教授主讲的“沈从文小说与中国儒道人格理想”、王智群博士主讲的“汉字文化例说:从汉字构形看汉字的文化蕴涵功能”、臧志彭副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化产业的历史脉络”、钱伟副教授主讲的“从抒情到叙事:中国传统文学结构的衍变”、张弓副教授主讲的“审美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陈阳博士主讲的“‘国家相册’: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孙祥飞博士主讲的“新媒体时代的交往革命”、陆新蕾博士主讲的“民以食为天: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略讲”、孔洪刚副教授主讲的“先秦文献中的传播伦理与沟通智慧”、范玉吉教授主讲的“‘孝’的文化诠释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这些专题内容大多数是选取于主讲人多年来各自主讲的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中深受大学生喜爱与同行专家好评的精华部分,凝结了主讲人多年研究与教学的心得。现又根据“课程思政”应当着力凸显“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并举”的精神“推陈出新”。在我看来,这也是传播学院多学科师资协同育人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探索,集中体现“课程思政”的人文力量。十三位主讲人致力于从文学艺术、文化历史、新闻传播等专业课程中提炼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动化、故事化的有效教学载体,在“润物细无声”中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等精神指引,不断给大学生以思想启迪、艺术熏陶和文化滋养,增强他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相信华东政法大学的大学生们一定会喜爱这门课程的!

我也衷心祝愿传播学院的同仁们更好地在落实“立德树人”这一百年大计的育人道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硕果累累。

是为序。

叶 青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2017年10月于华政园

目 录

《第一讲》	山水诗词中的『自然』情结 王晓骊 / 1
《第二讲》	唐诗金曲排行榜 侯迎华 / 21
《第三讲》	乡土中国与鲁迅的启蒙：以《阿Q正传》为中心 朱宏伟 / 49
《第四讲》	沈从文小说与中国儒道人格理想 杜素娟 / 65
《第五讲》	汉字文化例说：从汉字构形看汉字的文化蕴涵功能 王智群 / 87
《第六讲》	中国古代文化产业的历史脉络 臧志彭 / 103
《第七讲》	从抒情到叙事：中国传统文学结构的衍变 钱伟 / 125

【第八讲】

审美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张 弓 / 143

【第九讲】

『国家相册』：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 陈 阳 / 163

【第十讲】

新媒体时代的交往革命 孙祥飞 / 187

【第十一讲】

民以食为天：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略讲 陆新蕾 / 209

【第十二讲】

先秦文献中的传播伦理与沟通智慧 孔洪刚 / 229

【第十三讲】

『孝』的文化诠释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范玉吉 / 243

【后 记】

黄淑华 / 273

第一讲

山水诗词中的“自然”情结

王晓骊^①

崇尚自然，放情山水，追求物我两忘的和谐境界是中国文人文化心理的重要特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实际上，自然山水不仅是文人文学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而且还是文学直接描写和吟咏的客观对象，是中国古代诗词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早在先秦时期，田园山水就作为背景出现在诗歌之中，魏晋以后，山水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传诵千古的佳构名作，成为中国韵文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人词的成熟，山水题材也进入了词的创作领域。在诗词的世界里，山水不是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对象，而是主观化、情感化的“人化”自然，更是人回归自然、释放自然天性的心灵栖息地。自然山水从道德、情感、哲学等各个层面介入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最终又上升至审美的境界，凝定为永不褪色的艺术杰作。从道德层面而言，诗（词）人继承了儒家“山水比德”的传统，并使山水诗承载了新的人格化的象征意义；从情感层面而言，他们丰富的感情和强烈的个性赋予自然山水浓厚亲切的人情味和非凡寻常的精神气魄；从哲学层面而言，诗词作家深受道家“自然”哲学的影响，在对自然的观照中，他们领悟自我存在的价值，实现了人的自然化。

^① 王晓骊，江苏苏州人，毕业于苏州大学人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一、“山水比德”：山水诗词的象征意义

所谓“山水比德”，即将自然现象与人的精神品质联系起来，从自然景物的特征上体验到属于人的道德含义。^①“山水比德”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老子《道德经》里有“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的说法；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更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直接将山水与人的道德精神联系在一起。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发，《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荀子·宥坐》则云：“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恍恍乎不涸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都是将自然之山水与君子人格相比附。从“比德”的角度出发，山水自然之美在于它对于人类生活的象征意义。审美主体通过山水欣赏这一手段，把握到的仍然是属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之美，也就是对人自我力量的欣赏。

诗人对山水的吟咏最早就是从自然物的道德和人格象征意义入手的。比如《诗经·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就是将“淮夷来同”的鲁侯之功比作“鲁邦所詹”的“岩岩泰山”。又如《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把“山”与伟人的功绩联系在一起。再如《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日月山川都

^① 参见胡家祥：《审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成为王权的象征。

这种直接的道德比附在后代山水诗词中仍有留存，如西晋阮修的《上巳会诗》：“三春之季，岁惟嘉时。灵雨既零，风以散之。英华扇耀，翔鸟群嬉。澄澄绿水，澹澹其波。修岸逶迤，长川相过。聊且逍遥，其乐如何！坐此修筵，临彼素流。嘉肴既设，举爵献酬。弹箏弄琴，新声上浮。水有七德，知者所娱。清澜灏灏，菱葭芬敷。沈此芳钩，引彼潜鱼。委饵芳美，君子戒诸。”还是以“水有七德”为知者娱水的原因。但是，山水诗词的象征意义越来越向诗人或词人的胸襟志向倾斜，这成为“山水比德”在后代的主要发展走向。比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经碣石山，登山望海，创作了这首诗歌。此时的曹操灭袁绍，平高幹，征乌桓，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战争，最终平定北方，为挥戈南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诗人站在秦皇汉武曾经登临过的碣石山上，踌躇满志又感慨万千，遂借动荡浑廓的大海表现自己的胸襟抱负，其中既有乱世英雄的慷慨之气，又有万民之主的雄心壮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曹操的《观沧海》继承并发展了先秦以来的“比德”传统，即赋予山水以人格化特征。而魏晋文人亦多以山水之美来比喻人格之美，如王敦赞美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世说新语·赏誉》）；裴楷赞美山涛“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晋书·裴秀传》）；袁宏之妻赞美嵇康“风韵迢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吊嵇中散文》）。从此以后，山水之“德”越来越脱离“仁”“义”“智”“志”等抽象化的道德范畴，而更多地指向个体

以唐宋诗词为例。如杜甫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作者青年时期的诗作，其立意与孔子之“登泰山而小天下”是完全相同的。这首诗虽然在艺术上还不能与诗人中年以后炉火纯青的作品相比，但其中所蕴含的雄心壮志却使之成为传颂千古的励志名作。而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则于幽净峭冷的自然之境中寄予清高孤峭的人格志趣。

再来看宋代诗词。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晚年由海南贬所被赦，南还途中所作。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新党当政，作为旧党领袖，苏轼被一贬再贬，自英州（今广东省英德）而迁惠州，又自惠州远放海南儋州（今广东省儋县），长达七年之久，几乎九死一生。然而，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苏轼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我人格的坚持。这首诗的颌联出自《世说新语·言语》：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很明显，苏轼是以明净澄清、都无纤翳的天容海色，来比喻自己人格的高尚和心灵世界的洁净无尘，与颈联上句“空余鲁叟乘桴意”相结合，诗人以孔子自励自拟的道德用意是非常清晰的。事实上，苏轼以自然山水“比德”的做法早在其被贬黄州期间就开始了，如《水调歌头·黄州快哉

亭赠张偓佺》：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
 敲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
 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词作描写站在快哉亭上所见到的江天之景，词人以雄奇壮美的意境，寄予了正直、坚韧和旷达相结合的理想人格目标。“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的纯净明快是词人坦荡心胸的象征，而在风浪中纵浪大化的渔翁，则是词人坚忍不拔精神的外射。尤其是词作最后“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两句，化用《孟子·公孙丑上》中“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和宋玉《风赋》中“快哉此风！”两典，把自然界的千里长风与人之浩然正气联系在一起，巧妙地赋予山水自然以鲜明的人格特征，从而将“山水比德”传统与诗歌文学特有的意境美结合在了一起。

南宋诗词创作中的“比德”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文人词。南宋词人张孝祥的《水调歌头·隐静山观雨》描写山中急雨：“洗了从来尘垢，润及无边焦槁，造物不言功。天宇忽开霁，日在五云东。”词人醉心于自然化育万物的博大胸怀和浩瀚气势，正是他造福苍生、追求事功的人生理想的流露。再如辛弃疾的《山鬼谣》：

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笑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屦公良苦。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

词作描写带湖博山雨岩的一块山石，以山石的奇崛崔嵬来象征自己兀傲孤高的精神境界。山石亘古不变，沉默不语，不媚俗，不欺世，却孕育着无穷的力量，足以惊倒尘俗，正是词人对自我的写照。

如果说山的奇崛象征的是人格的独立和傲岸，那么水的澄澈就象征着高洁和脱俗，南宋文人特别偏爱澄净空阔的水光月色。洞庭月色、长江夜色、吴江秋夜、漓江中秋、湘江夜色等，都是他们钟爱的题材。这些诗词都为我们构建了由空阔的水面与明净的月光相映照而组成的空灵意境，折射出作者的人格追求。如朱敦儒的《念奴娇·垂虹亭》：

放船纵棹，趁吴江风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萧萧枫叶。万顷琉璃，一轮金鉴，与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银汉争白。深夜悄悄鱼龙，灵旗收暮霭，天光相接。莹澈乾坤，全放出、叠玉层冰宫阙。洗尽凡心，相忘尘世，梦想都销歇。胸中云海，浩然犹浸明月。

词人着力营建的是一个碧空寥廓、水天相接的莹澈乾坤，以及词人面对着自然世界所产生的静谧空灵的审美感受和“洗尽凡心，相忘尘世，梦想都销歇”的心灵超脱，从而把清雅的审美追求与旷达的人生追求结合在了一起。

清代学者周济曾云：“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①，具体而言，即“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②，毫无疑问，这一论断对诗词都是有效的。中国古代诗人和词人借山光水色表达自己的人格追求，“山水比德”的审美关系至此已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艺术手法上看，诗人们也摆脱了将山水风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类的道德进行机械比附的简单方式，而是通过意象的择取和意境的营造来传达这种寄托比兴之意，实现艺术形象和象征意义水乳交融般的统一，山水诗词最终走向了“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的浑厚高妙之境。

①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载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3页。

②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载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0页。

二、人化自然：山水诗词的情感色彩

歌德曾经说过：“自然造人，人造自然。人从广阔的世界里给自己划出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就贴满了他自己的形象。”^①当自然山水不仅作为人的生存环境，还作为审美对象进入人类的社会生活以后，也就进入了人类的情感世界。人通过“移情”作用赋予自然以“人化”的色彩，这恰恰是人改造自然的一种特殊方式。中国山水文学有别于西方文学的特征即在于浓厚的情感性和主观性。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审美主体以自己的心理揣度对象，将自己的情感外射到对象之上，从而赋予自然山水以情感和个性。

诗词长于抒情，这更使山水诗词具有了浓厚的抒情意味。在诗词的世界中，自然山水常常充当着“感物道情”的作用，是情感抒发的媒介和载体，自然山水也因此沾染上人的情感和思想。从《诗经》时代开始，赋、比、兴手法中涉及的景色描写，就常常沾染着诗人的情感，《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都具有情景交融的审美特征。而屈原、宋玉的楚辞作品更将此推进了一步：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屈原《九歌·湘夫人》）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屈原《九歌·山鬼》）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屈原《九歌·山鬼》）

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

^① [德] 歌德：《拉伐戴骨相学著作札记》，转引自刘叔成等：《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